

□ 马 英

寻找城市的记忆

爸爸的镇远

清晨,在施秉县南泥湾度假村吃完早餐,准备去镇远县城。

爸爸很严肃地对我 and 弟弟说:“一定要走高速公路,不要走‘鹅翅膀’,车子爬到坡顶后,这样绕绕绕绕绕,再从桥底下穿过去,每次经过那里时我脚板心都抓得紧紧的,太险了!”

爸爸说的是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施秉县甘溪乡甘溪村刘家庄相见坡西坡峰顶的“鹅翅膀”桥,当地人称之为“螺丝桥”,它是贵州省第一条公路立交桥,也是中国最早的公路立交桥之一。我多次去过镇远县城,虽然山路崎岖,每次都会晕车,但是印象中我从未走过这条路。酒店服务员建议我们走国道,说比高速近多了,而且路也很好。

爸爸虽然有些犹疑,但不再坚持。车开上了施秉至镇远的国道。爸爸的思绪回到了六十年前:“那时我作为优秀生直接保送进入镇远师范学校,镇远离(岑巩县)天乡近两百公里,交通不便,我都是走路回家,要走两天哩!天黑了就在山里找个人家借宿,第二天一早又接着走。”

爸爸的这段经历我们小时候就听说过,可我还是忍不住要问:“深山老林里,你不会迷路吗?”

“一路走一路问人啊,有时候也会迷路。”“害怕吗?”

“怕。那时候山里还有野猪和狼。有一次,我从家里拎着一块腊肉回学校,遇到一个饿倒在路边的人抢我的肉,吓得我撒腿就跑。”

爸爸六十多年前求学的经历对于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孩子来说,仿佛是电影里的故事。我们已很难想象那种艰难,也更加敬佩爸爸顽强的意志。

车继续行走在国道上,不时遇到施工地段,车有些颠簸。爸爸开始紧张:



“叫你们走高速,非要耍!”

我赶紧分散爸爸的注意力:“后来镇远师范怎么样了啊?”

爸爸的思绪又回到了六十多年前:“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大家都饿着肚子,很多同学辍学了回家,学校停办,我也回家了,回家不久遇到招工,进了邮电局,一直工作到退休。”

车开始下坡,镇远县城已露出轮廓。我打趣道:“马老头,‘鹅翅膀’在哪里呀?下完这个坡可就到县城了。”“马老头”是我对爸爸的昵称。

爸爸四下里打量,喃喃自语:“‘鹅翅膀’呢?‘鹅翅膀’呢?肯定是改道了……”

弟弟有些不屑地:“六十多年过去,哪个还走‘鹅翅膀’!”

缓步走在镇远县城的青石板路上,爸爸自告奋勇当起了我们的导游:“镇远包括府城和卫城,以前被称为‘三死之地’——被火烧死、被水淹死、被滚石砸死。”可是,眼前美丽的小城,碧绿的河水、盛开的花朵和快乐自信的人们,让我们觉得爸爸讲的肯定是另外一个时空中的镇远。

爸爸一路上为我们介绍着街道两边当年的情形,走到一所学校门口时,他默默地看了一会,有些怅然:“这里就是镇远师范,不是当年的样子了……”

来到镇远县委门前,爸爸突然快走几步,在对面街道一个店铺前停了下来,四下打量,有些激动地自言自语:“应该

就是这里,应该就是这里……”

我疑惑地看着爸爸:“马老头,你在找什么?”

爸爸长出一口气:“我在镇远师范读书的时候,这里有一家叫作‘刘胡兰’的小饭馆,我经常与同学们来吃面,每次吃完我们都把店里的辣椒全部带走。”

“哇,又吃又包!老板准你们带走吗?那个时候大家可都不富裕啊!”

“没办法,家里太穷了。老板人好,他知道我们是穷学生,从来不为难我们。”

爸爸深情地凝望着这个早已改换了主人和名称的小店,看着店里来来往住的食客,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

我的拱桥巷

凯里大十字邮政大厦旁有一条小巷子,凯里人都知道它的名字——拱桥巷。

我的前半生里,超过三分之一的岁月在拱桥巷度过。小学、中学时代,工作后陆续续续在拱桥巷又住了近十年。

拱桥巷,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可是,很快,拱桥巷这个名字就要从凯里的地图上消失了!

周末。早上七点,我独自往拱桥巷走去,想看看当年在拱桥巷住过的房子和阁楼。我脑海里又想起了父母在阁楼刷浆糊、贴报纸的场景;想起了自己在阁楼里冬冷夏热的岁月;想起了很多个夜晚,我独自趴在阁楼窗口看星空、看月亮,看街上过往的行人车辆,看凯里的万家灯火……

拱桥巷后面有一大片菜地,金井河从菜地中间穿过,河水清澈,很多人喜欢到河里游泳,特别是七小的男孩子,放学后经常偷偷下河。爸爸下班回到家里不见大弟,便阴沉着脸往河边走去。很快,就见弟弟哭丧着脸,像打了败仗的兵,被爸爸押着回家。油菜花开了,田里有时会有疯狗,小弟跟我说,他每次经过那片菜地时总是提足狂奔,到了家里早已满头大汗。

逢寒暑假或是周末,我常常去那片菜地晨读,有时候与同学一起,通常是自己一个人。早晨空气清新,花草、泥土、河水的气息从鼻尖飘过。读累了,便在田埂上摘些不知名的小花,或坐在河边,或站在那座石拱桥上,看菜地里劳动的人,天热时还会将双脚浸泡在河里,让清凉直达心底。

河对岸的山坡上有两所学校,凯里七小和凯里水校。那时候山坡上的民房很少,朋

友们喜欢一起到坡顶放风筝,看凯里面貌,畅谈各自的理想,说说心里的小秘密。

石拱桥旁有一座水磨坊,周围的邻居喜欢去那里砍糟辣椒、打米、打包谷面。每当我帮妈妈拎着小桶回家时,心里总会因觉得自己有用而生出些自豪。

拱桥巷里有我多少温暖的记忆啊!

走到巷口,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幅九天方街的巨幅广告。我吃了一惊:九方天街?原拱桥巷片区?什么意思?以后拱桥巷这个名字将不复存在了吗?

我满腹疑虑环顾四周,当年住的阁楼已被拆除,原来的邮电局职工宿舍区都在拆建中。

所有与拱桥巷相关的记忆——与小伙伴们跳绳、捉迷藏的院子,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在水龙头边洗衣服洗菜聊天说笑的叔叔阿姨,邮电局职工食堂里香喷喷的包子花卷,端着饭碗去邻居家串门,到成绩最好的姐姐家请教数学题的解法,我们宿舍旁锯木厂(后来州影剧院所在地)失火,妈妈拿着购粮本和家里仅剩的十二元钱带着我们离开……往事仍历历在目,眼前所见已是一片瓦砾和脚手架。

那片菜地早已变成了林立的高楼。

山坡上的凯里七小曾经那么醒目,从我家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走在田野里戴着红领巾的孩子,在学校操场玩耍的孩子,它如今已被周围的高楼包围。

望着眼前的瓦砾和陌生的高楼,我开始懊悔:为什么不多拍些照片呢?为什么不早来拍些照片呢?总以为它们会一直在这里等着我,谁知道变化竟然这么快!

我来到石拱桥前,石阶已被踩得光滑,两旁加了护栏。桥下,当年两岸居民洗衣洗菜、孩子们游泳嬉戏、一度变成了臭水沟的金井河,经过近年来的治理,虽然河水再次返清,但是水量巨减,让人不忍直视。水磨坊已被酒楼取而代之。酒楼的主人,可还是原来磨坊的主人?

站在石拱桥上,望着眼前正在交替的一切,令人百感交集。我想,拱桥巷终将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覆盖,人们将住进更加宽敞、方便、舒适的房子里。这是趋势,也是人们的梦想。

只是,若干年后,夜深人静时,我心里还是会想起那座桥、那条河、那片田野、那片山坡,还有那个承载了我许多记忆叫作拱桥巷的地方。

□ 山之韵

五月渡口

(外二首)

五月,农历的底部
一部厚重的史书
记载着多少
湿漉漉的故事

五月,艾草泛着清香
自渊底溢出,一直延伸
千年的故事
划过汨罗江清清的浪波
从五月的渡口
传来绝美的九歌

而今,龙舟的鼓点
把满河的清韵摇动
穿成串串思念
那积淀了千年的情愫
合着绵绵悠长的粽香
瞬间弥漫了整片大地

一只雨燕穿云而出
将湿漉漉疯长的季节衔起
于是,五月的帷幕
被徐徐拉开……

芒种

田野
一垄垄新穗
在初夏夜
被雷声催壮
这是一粒种子的深情
高卷裤腿的农人
挥动闪着寒光的镰刀
一起一伏的身影
在夏日里闪着油亮的脊梁
在“嗖嗖”的镰声里
初熟的麦穗领着垂首
枕入粗壮的臂弯
这醉人的情怀
溢满田野
小满已不再是姑娘的身段
丰盈的喜悦遮断了岁月深处的忧伤……

夏至

走过芒种的田野
却总想在春天的季节游荡
梅子的酡红
热烈而奔放
推开虚掩的门扉
聆听夏夜“吱吱嘎嘎”的拔节声
一蓑烟雨泥淋了堆积的愁绪
听,枝头上正上演着一曲曲动听的交响乐……

□ 廖朝圣

贵黄高速开通

贵黄高速今开通,历史淹埋记忆中。
昔日单程一天路,时间八十可到掬。
改革开放筑美梦,制度科技立新功。
黄平瞬成筑客厅,人民生活红彤彤。

□ 高俊华

桥头堡上正端阳

悬艾佩丝辟邪瘟,扣水击鼓壮忠魂。
百万年前人何在,五千春秋家国寻。
风起大湾层层浪,日湧桥头片片云。
四区绘织锦绣梦,群芳争艳端阳横。

方,喜欢转折顿挫,以方为正。大自然无所谓正与不正,只有迂回流畅。自然没有对错,是非、好坏。道法自然如法一口井,大也不大,小也不小,不盈不竭,甘于卑下。

大姑娘、小媳妇是井台的风景。大姑娘挑水走,人看不见水桶,只见她腰肢。女人的细腰随小白手摆动,扁担颤颤悠悠。井边是信息集产地,冒人间烟火,有巧笑倩与美目盼,孩子们围着井奔跑。村里人没有宗教信仰,井几乎成了他们的教堂。但没人在井边忏悔,井也代表不了上帝宽恕人的罪孽。但井里有水,水沾尘去污,与小米相逢化作米汤,井水可煎药除病。井一无所有,只有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说的是井与河流,土是耕地。对树和庄稼来说,井是镶在大地的钻石。鸟不知井里有什么,但见人一桶一桶舀出水来,以为奇迹。春天,井水漂浮桃花瓣。入井私奔的桃花,让幽深的水遭遇了爱情。花瓣经受了井水的凉,冰肌玉骨啊。从井里看天,天圆而蓝,云彩只有一片。天阴也只阴一小块,下雨只下一小片。井里好,石头层层叠叠护卫这口井,井是一个城。

井是白银的水罐,井水变成人的血水。井无水,村庄就无炊烟、无喧哗、无小孩与鸡犬乱蹿。庄稼也要仰仗井,井水让庄稼变成粮食。人不离乡,是舍不得这口井。家能搬,井搬不了。井太沉,十挂马车拉不走一口井,井是乡土沉静的风景。



竹山云海

黄明光摄

井是村庄的珠宝罐。井里不光藏着水,还藏一片锅盖大的星空和动荡的月亮。

井的石壁认识村庄的每一只水桶。桶撞在石头的帮上,像用肩膀撞一个童年的伙伴,叮——当,洋铁皮水桶上的坑凹是它们的年轮。

那些远方的人,见到炊烟像见到村庄的胡子,而叫作村庄的地方必定有一口井,更富庶的地方还有一条河,井的周围是人住的房子。在黑夜,房子像一群熊在看守井。没人偷井,假如井被偷走了,房子就会塌。

井为村庄积攒一汪水,在十尺之下,不算多,也不少。十尺之下的井里总有这么多水,灌溉了爷爷和孙子。人饮水,水进入人的血管,在身体上下流淌,血少了再从井里挑回来。村里的人有一种类似的相貌,这实为井的表情。

井用环形石头围拢水。水不多也不少,在清朝就这么多,现在还这么多。村里人喝走了成千上万吨的水,水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多少人喝够了井水翘胡子走了,降生面貌陌生的孩子来喝井里的水。井安然,不喜不忧,在日光下只露出半个脸——井只露半个脸,另半个被井帮挡着——轻摇缓动。井里没有船,井水怎么会不断摇荡?这说明井水是活的,在井里辗转。在月光下睡不着觉,井水有空就动一动。

村民每家都有财宝罐,都不大,放在隐

□ 陆冠京

白银的水罐

秘的地方——箱子、墙夹层、甚至猪圈里。而全村的财宝罐只有这口井,它是白银的水罐,是传说中越吃越有的神话。水井安了全村的心。

水井看不到朝曦浮于东山梁,晨霞烧烂了山顶的灌木却烧不进井里。太阳和井水相遇是在正午时光,它和水相视,互道珍重。入夜,井用水筛子把星斗筛一遍,每天都筛一遍,前半夜筛大星,后半夜筛小星,天亮前筛那些模模糊糊的碎星。井水在锅盖大的地方看全了星座,人马座、白羊座,都没超过一口井的尺寸。

井暗喜,月亮每月之圆,是为井口而圆。最圆的月亮只是想盖在井上,金黄的圆饼刚好当井盖,但月亮一直盖不准,天太高了。倘若盖不准,白瞎了这么白嫩的一个月亮。太阳圆、月亮圆、谷粒圆、高粱米圆,大凡自然之物都圆。河床的曲线、鸟飞的弧线,自然的轨迹都圆。人做事不圆,世道用困顿迫使他圆。圆的神秘还在井口,人从这一个圆里汲水,水桶也圆。人做事倾向于



□ 何忠善

九秋，再牵手

第一次有幸认真全文拜读了李文明早年佳作《难忘九秋》,感受颇深。

九秋是榕江县的一个村,与从江县加鸠隔山相望,是月亮山区极贫地区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李文明受组织选派去九秋挂职扶贫两年。在这篇散文里,他以其所见,所闻,所为,并用真情实感为我们描述了九秋这个古老苗寨的历史现状,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二十二年后重读该文,仍是那么亲切感人。如没有亲身体会,没有亲自参与,没有把自己与当地苗族同胞融为一体的鱼水之情,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灼识,恐难写出这样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

一个人的一生也许碌碌无为,也许事业有成,而李文明以自己的情怀与作为抒写和诠释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二十二年后,他又被当地苗胞聘为“名誉村长”,这个“官位”比什么都有份量。以己为赢民心,以民心促己为,这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吗? 于是以《九秋,再牵手》为题写下几句感言:

一别二十个春秋,时光蓦然回首。七百三十个日日夜夜啊,分分秒秒在悄悄流逝。肩负使命,怀抱初心,把脚印丈量在苗岭,把心把情长留在了九秋。看着那一双双布满老茧的双手,自己又怎能在闹市里养尊处优?用心用情用爱,为把贫困之帽摘去。离别依依,泪洒衣袖。别忘这一草一木,记住这一山一水,回念那难舍的回眸……啊,九秋,一个平凡之地,一个不平凡之秋。时光荏苒,岁月悠悠。今天,面对“名誉村长”的“官”任,岂能看仅仅是苗胞的挽留?!这是他们的真情,这是他们的期盼,更是你与他们的再次牵手!